

哺兔记

王东超

20年前我们单位刚刚成立时，院子里建植了一二十亩的草坪。因为地处海边，四周都是细而绵软的沙子，所以种草的土是从外面拉来的，铺了二十多厘米厚的一层。土里携带着大量的杂草种子，初夏两场雨过后，草坪上各种各样的杂草疯长，有的地方甚至高过人头。单位请了园林工人来割草。那天下午，我正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写点东西，有同事端着个纸箱走了进来。原来割草割到深处，惊起了一窝兔子，母兔子几下就蹿得没影儿了，四只小兔子也家突狂奔。同事好不容易一个个把它们逮住，顺带还逮住一只遭受池鱼之殃的路过的小兔子。

我打开纸箱，看见四只小兔子紧紧地挤在一起，瑟缩在箱角。我拿出一只，它只有鹅蛋大小，可以放在手里把玩。它在我手掌中躲闪着，棕褐色的短毛，黑豆一样的眼睛，小而精致的耳朵，是一只漂亮的小野兔呢。我把它放回纸箱，它赶紧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挤在一起，想获得一点安全感。在纸箱子另一角，单独缩着一只小兔子，比那四只大一圈，大概早出生一周左右。如果那四只小兔子算是幼儿园小班的，那它就是大班的了。

同事问我怎么处理？按草食性动物的习性，母兔子受惊之后，就会放弃这窝小兔子，不会回来寻找，以免置身危险之中。况且草坪刚割过，像剃了个板寸，小兔子也无处藏身，外面有猫，天上还有隼和老鹰，小兔子暴露在外面，分分钟就会成为别人的干粮。我小时候家里养过长毛兔。有一次果园打农药了我不知道，拔的兔菜把母兔子药死了，我就用眼药水瓶装上气门芯给那窝小兔喂羊奶。我决定用同样的方法喂养这几只小兔子。

临下班前，我给它们准备了一碗水，又拔了些兔菜放在箱子里。不管它们认不认食儿，只要不缺水，一晚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回家后，我去楼下诊所要了一支注射器，去掉针头，剪了一截气门芯套上去，又去超市买了两袋奶。第二天上班，我打开纸箱一看，四只小兔子还在抱团取暖，另外那只大的却躺在那儿，死了。这肯定与那四只小兔子无关，要霸凌也应该是这只大的欺负那四只小的。这与应激反应有关，那四只小的是一奶同胞，虽然骤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但有熟悉的气息互相安抚，情绪相对平和。那只大一点的小兔子独自面对这一切，应激反应要剧烈得多，生理心理共同作用，结果就死了。家雀儿也是这样的，养不过夜。黄县话称之为“气性大”，其实就是应激反应的缘故。如果多掏两只一起养，就不会死了。

我把奶温好，抽到针管里，从纸箱里摸出一只小兔子，给它喂奶。虽然饿了一晚，但它的小嘴仍闭得紧紧的，一副“打死我也不吃”的架势。我挤出一点奶，抹到它的唇瓣上。过一会儿它舔舔，感觉和妈妈的奶也差不多。我趁机把气门芯塞进它嘴里，慢慢推注射器，感觉它在吞咽。这样慢慢地喂完一管，摸摸它的小肚子，有点圆滚滚了，就把它放回去，换另一只喂。可能是气门芯上沾染了同伴的气息，后面的几只喂起来要省劲得多。其中一只大概是太饿了，吃得很凶。我用力一推注射器，小兔子咳嗽了一声，奶从鼻子里冒出来了。

从这儿以后，我就有事闲干了，工作累了休息时，第一件事就是摸摸小兔子的肚子，瘪了，就抓过来喂。有趣的是，小兔子就吃奶，不吃任何含纤维的草，拉的依然是麦粒大小的粪球，好像它的肠胃就是一台制丸机。

喂了大概有十几天，眼看着小兔子长大了一圈，四只兔子在纸箱里整天闹腾得不轻。我想它们也该出窝了，就在办公室外面的露天连廊上，用木头箱子给它们做了个窝。两头的门一关，这里就成为它们的养殖场兼运动场，有充足的空间供它们活动。我拔来各种兔菜，又将麸皮和苞米面搅拌，做它们的加餐，减少了喂奶的次数。不过，它们的饭量大了许多，也学会了吮吸。逮了一只喂奶，针管都不怎么用推，很快一管奶就吃完了，每次连吃两管不在话下。

前后喂了近两个月，小兔子都长到快一公斤了，到后来想喂奶也抓不到它们了，就停了奶，让它们吃草和料。有同事来看，它们就鸡飞狗跳、飞檐走壁地乱跑。我去喂它们的时候，它们虽然不会乱跑，但也绝不会凑到你的跟前和你套近乎，看来野性的基因还印刻在血脉里。看门的陈大爷来送报纸，倚在门边，一脸慈祥地说：“兔儿肉炖萝卜丝儿，老好吃喽！”我觉得该送它们走了，让它们回归自然。本来想把它们四只逮住放到纸箱里，一起放走的，但是它们实在太难捉了，忙了半天才逮住一只，放到西边的林子里。那边有个镂花小铁门，与外面的林子连通着。小兔子要是喜欢就在院子里待着，院子里有足够的食物吃，要想投奔外面的世界，也可以从小门出去。费了大半个下午的工夫，才把四只小兔子一一送走，它们三蹦两跳就没影了，绝不回顾。

此后，我就再没见过它们。院子里搞园林的工人曾说在墙外看到有一只兔子徘徊，我宁愿相信，那就是我养过的其中的一只。

顺便补充一下，兔子可分为家兔和野兔两种。世界上所有的家兔都是由欧洲穴兔属的野生穴兔人工驯化而成，而野兔则属于兔属。从它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穴兔属的兔子喜欢穴居，会挖洞，而兔属则生活于旷野中，在临时性的浅坑中藏身，或利用别的动物的洞穴，且喜独居。家兔的繁殖力远远超过野兔。山东只生活一种野兔，即草兔，又称蒙古兔，山地和平原皆可生存。我们那儿是山区，又称之为“山兔儿”。潍坊一带称之为“泊兔”，后肢比前肢发达得多，善跳跃奔跑，喜夜间活动，白天常趴在草丛中躲藏。

逛庙会

樊军

一年一度的燕九节庙会正月初五火爆开幕，当日逾万名游人涌入太虚宫。这个东方道林之冠、全真龙门祖庭成了正月里栖霞人气最旺的场所。

正月初七，刚忙完过年走亲戚，我赶紧跑去逛庙会。庙会周边停车场早已爆满，庙会现场人山人海，春寒也无法挡住人们的热情，人们纷纷汇聚到气势宏伟的天下第一“道”字大门前。澎湃激昂的威风锣鼓欢快地敲起来，秧歌扭起来，彩龙舞起来，以最激情炽烈的方式迎客；检票口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依次凭票进入，“过年好”“新年快乐”“龙年大吉”，相互问候不绝于耳，空气中处处洋溢着浓郁喜庆的节日气氛，令人顿觉温馨愉悦。

越过大道门，步入庙会广场，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迎面袭来。眼花缭乱的美食小吃是庙会的标配，恣意刺激着淘气的味蕾。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令人三步一停，五步一回头，双腿简直不听使唤。糖葫芦、冰激凌、热饮、大串烧烤、各式糕点……美食总是受青年男女的青睐，他们嘴里吃着，手里大包小包拎着，大概想用中意的小吃调和一下过年的大鱼大肉吧。最能吸引孩子们的要数儿童乐园了：碰碰车、过山车、蹦极、充气城堡等等，花样百出，妙趣盎然，惊呼声、大笑声不绝于耳；套圈、射击游艺类项目也颇受欢迎，圈套项目那个呱呱叫的大白鹅最惹眼，不少人驻足观看，跃跃欲试。

不知不觉，来到了太虚宫庙门前，正值海阳大秧歌艺术团表演。高亢雄浑、恢弘大气的鼓点，粗犷奔放、激情四射的舞蹈，把庙会上的民俗非遗展演推向高潮，引得众人拍手称赞。临近中午，庙会人气达到顶峰。我避开拥挤，沿湖边步道漫游，来到广场北首。这里，文艺汇演激战正酣，地方吕剧、歌曲、舞蹈、秧歌、武术等节目，你方唱罢我登场，倾情奉献一场视觉盛宴，其乐融融，和谐温馨。场下不时地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云天，震撼着在场每个人的心扉。

燕九节上访神仙，太虚宫里祈平安。不知庙会醉了游人，还是游人醉了庙会。我正沉浸其间，手机铃声响起，电话另一端传来老家发小兴奋的声音。他激动地说，自己正在老家的火神爷庙会现场。我不由一怔，正月初七是火神节，菏泽乡村自古就有为火神祝融庆生的传统。老家前街东隅，有一座火神爷庙，坐北朝南，供奉着赤须红发的火神爷神像，屋外墙角处摆满了菩萨、财神、泰山奶奶等陶瓷神像，神像前面为自制土坛。老家有句俗语“正月初七扫尾的客”，这天恰逢我们沙土村新年开集，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都来赶大集，逛火神爷庙会。记忆中庙会总是人山人海，热闹异常……我的思绪不由飘到千里之外的牡丹之乡，顿生浓浓乡愁，满满的少时记忆，恍恍惚惚不可自拔，许久才在悠长清新的道教音乐中回过神来。

庙会，是游子一处寄托灵魂的港湾，是游人感受历史、民俗的休闲之所。太虚宫燕九节正月十九结束，如今正演绎着属于栖霞的“热辣滚烫”，“赶宫”也成了栖霞人新的年俗。

诗歌港

新春小调(组诗)

蔡同伟

梅花

怀春的花姑娘
憧憬纯美爱情
竟然有些不好意思
羞得满脸绯红

春风

徐徐清风
甩动柔柔柳鞭
放牧苏醒的山川
赶来新嫩春天

春雨

下凡的仙女扯起
丝丝缕缕的银针银线
在复苏的大地绣出
花红柳绿的春天

春草

与春风密谋
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暴动
绿色队伍冲出地牢
浩浩荡荡占据山岭

树芽

春风激活肌体的细胞
争先恐后鼓出芽苞
噙着露珠的媚眼
阳光下闪耀

初春写意

杨书清

山丘脱下了圣洁的白衣裳
肌腱显露人蓬勃的身影
唱着歌儿奔向远方的小河
与载歌载舞的农家妇女们
写意着乡间春天里的抒情

牛羊悠闲啃着河边的枯荣
柳瓣上睁开了蒙眬的眼睛
向阳坡上那个迎春的鼓手
迎着风举起了金色的喇叭
一口气把冬眠的麦子吹醒

春回大地

奋飞

原野雪融润大地
房檐冰柱滴水穿石
滴滴答答声声急
是春迈着轻盈步履

草尖拱破冻土层
织碧毯把田野装饰
嫩芽儿顶破树皮
预告青枝将结果实

杨柳细条泛绿意
泄露雨水到来信息
白鹤红掌击涟漪
告知冰层下的群鱼

燕子噙窝筑黄泥
急于陪伴着老邻居
农机手手把犁犁
描绘春的诗情画意